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四二.

燭光搖曳著，煙霧縈繞中，那些笑聲卻已冰凍在昏暗的空氣中，疲憊的笑容也僵在各人的眼角。夜是寂靜的海，潺潺的水聲由我耳邊注入了那無底的亙古，半山俱樂部的音樂尚在掙扎，飛馳街頭的文明寵兒也在殘喘，我們誰又不是邁向歸途？

貝珍心中只有東尼，她憐惜地把他擁在懷裡，撫摸著他的禿頭。半個月來，這一連串的風波，對她不能說不是很大的煩擾，她臉上卻掛著幸福的歡愉。

人在福中不知福，東尼還不知道他得到的是什麼，我很難相信在西方這種物質至上的社會中，也能產生這樣堅忍、純真、可敬的女性。

不幸，在這個時代裡，人已失去他原有的地位，降格成為物質文明的奴隸。從小受到的教育，已不再是為了明理、做人，而是製造出一種鋒利的武器，以求在別人身上，榨取更多的財富。人們為了替他的主子辯解，便沾沾自喜地誇耀財富的魅力，他們認為人已不能脫離物質而生存，就像奴隸依賴主子一般振振有詞。

人當然需要物質來維持生命，然而，大自然已經準備得很周全妥當，給予人類享受了所有的條件。遠在物質文明發達以前，人類就曾經幸福地謳歌人生，美滿地生活在物質與精神諧合的大自然中。

拿現代生活與中古時期來比較一下，我們會發現，人們基本的需求並沒有改變，改變的是物質生產的方式。人類學會了透支的方法，將大自然為萬世人類準備的物質，在短期中壓榨用盡。人們的消耗量卻沒有增加，這些多餘的物質，便被製成各式各樣的奢侈品，供人們消費。

人的消費也是大自然精心安排的，在漸進的過程中，生態的循環，將能量做了最有效率的安排。然而資本家的立場不一樣，他們要控制這個過程，以便在其中得到利益。於是創造了物質文明，用各種方法刺激人類消費，再利用這種消費的習慣，使人為他服務，形成了一套美妙無比的操作系統。

在這套操作系統的手冊中，開宗明義，要求人盡量發揮自我的意識，不顧一切地去滿足個人需求。沒有一個人不會被這種甜蜜芳香的口號所感動，也沒有一個人會傻得想知道這糖衣下面的內容。物質文明的餘蔭，已經改變了人類認知的標準，強權、力量、成功、享受將個人短短的一生點綴得光輝燦爛。

更巧妙的是這套系統的設計理念，凡是具有影響力的人，都被賦與一定的利益範圍。當人類的精英都已容納在這套體系中，而且成為利益既得者時，反對的聲浪便消失了，整個世界成為新當權者的一言堂。

這是一個荒謬的時代，荒謬得人們崇拜物質而輕視同類，荒謬得人類沉迷享受而忽視心靈，荒謬得已經喪失了判斷的能力，地球瀕臨毀滅而人類仍然歌舞昇平。

人類還有多久的壽命呢？又有誰關心這個問題？但是人卻想增加自我的生命年限，要在自己有生之年，盡情享受，把所有的資源消耗殆盡。

為什麼呢？難道人們忘了他們的子孫？難道人們已經感覺不到心靈的呼喚？難道那些事業飛黃騰達的人類精英，就看不見整個時代的終結與後果？

至少，有人看到了，尼奧、東尼他們看清了這一點。他們逃避到唯物世界的邊緣，卻仍然逃不出統治這個世界的萬能主——金錢——的影響。在舉世滔滔，人人皆眠的深夜，少數幾個人的良知，也不過是些夢囈罷了。

尼奧在赫格朗的著作中找到了自己，東尼卻還在探索，宇宙之主的理論不能滿足他的需要，他又惑於世態的表象。他的感情過於豐富，崇拜著不存在的正義公理。他看到了金錢的魔力，卻又滅頂在時代的洪流中。

然而，資本主義強烈的排他性絕不容他共存，在初次接觸中，他還沒有足夠的武力自衛，就已經敗退下來。以後呢？他甘心任人宰割嗎？如果不願意，他又如何？

方才與尼奧的一席談話，使我看清了宇宙多樣性的真理。對我而言，宇宙自有他的道理，我喜我憂我愛我惡，都只是我個人的感受。我不能希望別人與我看法相同，也不必希望，因為我只是我個人而已。

再說，是非善惡也不是必然的，眼前的福未來未必是福，眼前的禍說不定對未來有大利，而大利又何嘗不是大害？儘管我看到了一些可悲的現象，那也只是我心頭的幻象，難道宇宙真的即將步上絕境嗎？誰能說不會有股新的力量正在蘊釀呢？有尼奧與東尼這種人的出現，也就有可能在未來形成共識。